

帕米尔雄鹰

■李 斌



三

回到家,阿布都肉苏力叔叔已为我们煮好了热茶。“来!我给你看个东西!”克热木从家中柜子里小心地取出一个本子。那本子封皮因岁月的侵蚀而发黄发皱,大概长期有人翻阅的缘故,薄薄的本子变得很厚实——这是一本戍边日记。

“你看,这个符号代表山川,这个是河流……那些字迹工整的,是后来在家整理的;稍微潦草一点的,一般是在巡逻途中记录的。因为记录人、记录时间和场合不同,所以笔迹、颜色也不一样……”克热木对本子中的每一处记录都如数家珍。

这本日记也是从外祖父巴巴江、父亲阿布都肉苏力手中传下来的,里面记录了帕米尔高原每一条安全路线。它是穿过生命禁区红其拉甫的“地图”,也是克热木的外祖父和父亲用生命践行为国戍边志向的见证。

日记中有一篇记录尤为特殊。那年,年轻的巴巴江与往常一样巡逻。行至红柳谷,突遇雪崩,白色的积雪像张牙舞爪的猛兽,踏着滚滚雪浪朝他扑来。好在他熟悉地形,赶忙躲进一处山洞,本以为是绝处逢生,却不想大量的雪块堆积在了洞口,将山洞彻底封死。巴巴江自知不妙,生死存亡之际,他掏出怀里的日记,开始一样样回忆记录起还未记下的地形山川与河流野兽,希望在自己死后,有人能发现这本戍边日记。

被困两天两夜之后,预感到死亡的逼近,他又在日记中写下了遗言……幸运的是,当雪崩过去,驻地官兵和牧民们协力将雪块清开,巴巴江成功脱险。

在克热木的讲述中,我又了解了他的堂叔拉齐尼。那位在2021年1月4日为解救落冰儿童不幸牺牲的烈士,其名字是塔吉克语一种雄鹰的名称,而雄鹰,被塔吉克族视为“神圣之鸟”。为纪念这位烈士,他被中共中央宣传部追授“时代楷模”称号,官兵和当地牧民亲切地称呼他“帕米尔雄鹰”。

喝了两口叔叔为我们沏的热茶,我走出小屋,想再看看这座在雪山和英雄庇护下的边疆小城。狂风吹着一望无际的金草滩,帕米尔高原上洁白的雪山傲然挺立,这独特的美景让我此生难忘。我想,也正是有像克热木家族这样的“帕米尔雄鹰”,一代代盘踞在边防线的上空,才让如今的边境安稳平和,百姓安居乐业。

第二天一早,我辞别阿布都肉苏力叔叔,和克热木一起踏上了返营的路程。在向克热木一家告别的时候,我发现门口“光荣之家”的牌子异常醒目。“这个牌子爸爸每天都会擦拭一遍,就像‘一日生活制度’一样。”克热木冲我眨眼睛。走出小院,我转身回望,入目是雪山耸立,身后是红星闪闪,克热木家族的戍边故事还在继续。

我顺着声音跑过去,见小米指着一块大岩石下的一个地窝子说:“班长,你快看。”

“你别说,这个地方还真是隐蔽。”两个人轻手轻脚,小心翼翼凑近了看,地窝子里边是两只可爱的小动物,正睁着有些惊恐的眼睛看着他俩。那小动物似猫似狗,小米说:“是小猎豹吧?”

“这不是小猎豹,你看它嘴巴有些长,尾巴也长,应该是狼崽子!”

吕班长带小米把发现的情况向曾哨长做了汇报。在全哨所人的会议上,曾哨长征求大家的意见:“雪下得这么大,这匹母狼到哪也找不到吃的,为了

两个小孩子,它没把自己当外人,来我们哨所求援来了。”

官兵曾被哨长的幽默话语逗笑了。最后所有人举手同意,大家少吃点肉,把省下的牛肉给狼崽吃。

来年夏天,哨所又出现了一件新鲜事:不知从哪天开始,哨所院子里冬天放牛肉的那个地方,今天放着一只野兔,过段时间又出现了一只山鸡……

新鲜事

■王培静



清澈

■孙佳欣

一次在雪域边防采访,我始终被战士们干净腼腆的笑容感染着。他们大都20岁出头,正是青松般的年纪,眼神尚还稚嫩,一提到被大雪覆盖的界碑,即将上山换防的任务,刹那间迸发出的神采灿若朝阳。问他们上山后最期待的事情,每个人都提到了“巡逻”。

“有的地方能骑马,有的地方只能用脚踏过去”“党员干部会开路殿后,让新来的同志在中间最安全的位置”“巡逻的路都是人踩出来的,一开始雪深及腰,走的人多了就到膝盖了”“夜里巡逻时可以唱歌,边走边唱,野兽就不敢靠近了”……风

吹雪粒,落在战士们通红的脸上,亮晶晶的。

在那里,我看到军民鱼水如一家。“孩子们都爱来连队看电影”“老乡间有什么矛盾都请解放军来调解”“要理发就找解放军”“最愿意与官兵一起骑马巡逻”……第二天升旗,当地村民与战士们一起,列队站在旗杆之下,伴着旋律唱响国歌。国旗下,肃穆庄严……

本版的3个故事都发生在高原边防,那里环境艰苦、物质匮乏。可官兵的心是亮堂的,眼睛是纯粹的,笑容是灿烂的,对祖国的爱是炽热坦荡的。在即将换防上山的一个小战士日记中,扉页写着“清澈的爱,只为中国”,问及缘由,他眼睛闪光:“就是因为这句话,我选择当兵。”

我理解,那双眼睛被高原冰雪的融水冲刷过,因此那样诚挚而清澈。

后来,解放军不仅把物资全部归还给了村民们,还额外补充了不少粮食。艾力以为这些东西是要花钱购买的,便上前询问价格。一名解放军战士指着不远处的党旗说道:“老乡,我们是共产党的军队。这些都是免费发放给大家的,不要钱!”从此,那由镰刀和锤头组成的党旗图案,便深深印在了艾力的心底。

新中国成立后,艾力当了边防员,一干就是十几年,守好祖国边疆成了他最大的愿望。临终前,他把儿孙都叫到跟前,叮嘱道:“一定要把守边护边的‘接力棒’传下去啊……”

后来,克热木的外祖父巴巴江也成了护边员。“他是一名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了。”提起外祖父,克热木十分热情地从柜子里取出一个红布包,里面有一枚党员徽章在闪着微光——这是他的第一件“传家宝”。

那是20世纪80年代末的一天,天气格外晴朗,当时尚年轻的巴巴江与另一名老护边员在巡逻时,发现一群山羊在奔跑,前进方向异常,还时不时发出痛苦的哀鸣。他们顿时警觉了起来,立即上前查看,发现有几名偷牧者正在将20来头山羊驱赶到边境。危急时刻,老护边员让巴巴江去给驻地官兵报信,自己则去追逐偷牧者。巴巴江却认为自己年轻体壮,应该由他去追逐盗贼。正当两人争执不下之际,老护边员展开外袍,亮出了胸前的党员徽章:“年轻人,党员就是要时刻冲锋在前面的。”撂下话后,他立即展开追逐,并不高大的身影很快消失不见了。“后来,我外祖父说,那是他第一次明白了党员的含义。”克热木抚摸着党员徽章,眼睛亮闪闪的。

再次赶到现场,老护边员还在与偷牧者对峙。远远看到边防官兵赶来,5

老人是她的舅舅扎西顿珠,80多岁了,当了一辈子边民。他膝下没有孩子,平时只有这白兔陪着他。白兔丢了,老人心急如焚,奈何年纪大了,外面风雪太大,找寻不到。

说话时,老人站在一旁,笑呵呵地冲我们竖着大拇指。

把我们送出门,准备告别时,老人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,把我们领到他家的院墙旁,指着墙上的一排红字——“村村是堡垒,户户是哨所,人人是哨兵”,又指了指自己的帽子,嘴里反复念叨起两个词:北京,天安门——这大概是他会说的少数几句汉语。

回到边防连队,当听说小白兔的主人,是扎西顿珠老人时,指导员说,这位老人是官兵的定点帮扶对象。这些年,官兵跟村民们结下了很深的感情,共同守卫着边境的和平安宁。

第二天,我们和边防官兵一起,带上米面等慰问品以及小白兔爱吃的胡萝卜青菜,再次来到了扎西顿珠老人家里。老人见到我们,脸上乐开了花。小白兔迅速从老人怀里挣脱出来跑向我们,我们拿出准备好的胡萝卜和青菜放在手上,它一边亲昵地蹭着我们的手,一边大快朵颐。

分别的时候到了,我们紧紧握着老人的手,蓦然发现,他的眼中闪着泪花。在门口,我们集体向老人敬了个军礼。

这时,风停雪住,灿烂的阳光穿过云层,照耀着雪山之上的村庄。看着这个和我们相伴坚守在雪山里的老人,心里感到暖暖的。虽然这里距离北京有数千公里,老人的心却与祖国挨得很近很近。

我们已经走远了,老人仍然站在门口,抱着白兔向我们挥手。

我喜欢说故事

时光留声机

初春的帕米尔高原,冰封雪裹,寒风呼啸。趁着一同休假的机会,我与塔吉克族战士克热木一起,回到他的家乡,亲身体验护边人的生活。

克热木出生在“光荣之家”,家有两件“传家宝”。自曾祖父开始,克热木一家便接续走在漫漫巡边路上。

新中国成立前,一部分国民党军逃窜到新疆喀什,抢夺老百姓的财产。交不上粮食的百姓,会被残忍杀害。当得知解放军进疆的消息后,克热木的曾祖父艾力,带着几个年轻小伙,连夜骑马去寻求帮助。经由他们的指引,解放军剿灭了流窜的国民党军,夺回了部分被抢走的物资。

之后,一枚沉甸甸的党员徽章便始终陪伴在巴巴江身旁,激励他冲锋在护边一线。直至2018年,巴巴江因为身体原因退出边防员队伍,那枚党员徽章便被他用红布包裹起来,珍藏在一个小盒子里。每到建党、建军纪念日,或是子孙参军、接力成为护边员等重要日子,老人才会小心把它取出,佩戴在胸前。

转眼间,克热木也到了雏鹰离巢、展翅翱翔的年纪。2021年,带着长辈的嘱托,克热木如愿参军。临行前,外祖父巴巴江将这枚党员徽章郑重地交到他手中,并嘱咐他说:“我把最珍贵的东西交给你了,你要替我保管好。”

二

克热木一家的故事,让我听入了迷,克热木却闭上了嘴巴,调皮地冲我做了个鬼脸:“欲知事后如何,巡逻回来再说。”

巡逻出发前,克热木的父亲阿布都肉苏力叮嘱我们再次检查随行物资。油漆桶、毛刷、鏊、水袋……克热木细致核对完,冲我比了个“好”的手势。不一会儿,阿布都肉苏力叔叔向我们走来:“今天巡逻,我骑车带你们过去。不过到了边境线,你们就得自己走了。”他推着摩托车,嗓门很大。

从村子到边境线,路程并不长,车行半个多小时,天边才露出光亮。一路走来,尽管我裹得严严实实,仍感到透骨的寒冷。“走吧,走起来就暖和了。”克热木招呼一声,拎起油漆桶,背上背囊,大步朝

老人是她的舅舅扎西顿珠,80多岁了,当了一辈子边民。他膝下没有孩子,平时只有这白兔陪着他。白兔丢了,老人心急如焚,奈何年纪大了,外面风雪太大,找寻不到。

说话时,老人站在一旁,笑呵呵地冲我们竖着大拇指。

把我们送出门,准备告别时,老人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,把我们领到他家的院墙旁,指着墙上的一排红字——“村村是堡垒,户户是哨所,人人是哨兵”,又指了指自己的帽子,嘴里反复念叨起两个词:北京,天安门——这大概是他会说的少数几句汉语。

回到边防连队,当听说小白兔的主人,是扎西顿珠老人时,指导员说,这位老人是官兵的定点帮扶对象。这些年,官兵跟村民们结下了很深的感情,共同守卫着边境的和平安宁。

第二天,我们和边防官兵一起,带上米面等慰问品以及小白兔爱吃的胡萝卜青菜,再次来到了扎西顿珠老人家里。老人见到我们,脸上乐开了花。小白兔迅速从老人怀里挣脱出来跑向我们,我们拿出准备好的胡萝卜和青菜放在手上,它一边亲昵地蹭着我们的手,一边大快朵颐。

分别的时候到了,我们紧紧握着老人的手,蓦然发现,他的眼中闪着泪花。在门口,我们集体向老人敬了个军礼。

这时,风停雪住,灿烂的阳光穿过云层,照耀着雪山之上的村庄。看着这个和我们相伴坚守在雪山里的老人,心里感到暖暖的。虽然这里距离北京有数千公里,老人的心却与祖国挨得很近很近。

我们已经走远了,老人仍然站在门口,抱着白兔向我们挥手。

老人是她的舅舅扎西顿珠,80多岁了,当了一辈子边民。他膝下没有孩子,平时只有这白兔陪着他。白兔丢了,老人心急如焚,奈何年纪大了,外面风雪太大,找寻不到。

说话时,老人站在一旁,笑呵呵地冲我们竖着大拇指。

把我们送出门,准备告别时,老人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,把我们领到他家的院墙旁,指着墙上的一排红字——“村村是堡垒,户户是哨所,人人是哨兵”,又指了指自己的帽子,嘴里反复念叨起两个词:北京,天安门——这大概是他会说的少数几句汉语。